

# 蓮因·蓮音·音聲佛事

● 菩  
圓

半百之年教職退休後，末學才專心學佛。雖然起步較晚，幸而一開始就參加上懺下雲法師的大專女學生齋戒學會，在埔里的蓮音學苑熏修數年。日子在寒齋、暑齋、佛七，甚至內部佛七的音聲佛事中飛逝，一個煩惱纏縛、終日悠悠忽忽的家庭主婦，卻能循著師父們、師長們的腳步，踏實地、歡喜地步步邁向「歸鄉之路」，心中的感懷與悸動，讓末學忍不住提筆與大家分享。

大專學生齋戒學會，主要接引的對象是大專學子。男齋在水里的蓮因寺，女齋在埔里的蓮音學苑。為期十二、三天的「出家生活」體驗，從清晨三點半的打板聲中開始。四點鐘，大眾齊聚念佛堂作早課，師父帶我們觀想佛菩薩和歷代祖師的清淨莊嚴；對照塵世的種種紛擾苦厄，令我們生起慶幸心、歡喜心、至誠恭敬心。禮佛數十拜後，恭誦楞嚴咒、十小咒，再坐下來念佛。止靜時，周遭一片靜寂，只有「萬德洪名」綿綿密密地在心中迴響著，妄念與睡意不知不覺地退縮遠離。

早課作罷，曙光初現，大家手托空鉢口念聖號，莊嚴地走到齋堂，典座、行堂學長已擺好熱騰騰的粥菜，大眾隨著維那唱「二時臨齋儀」裡的供養偈，雖然飢腸轆轆，亦不可忘了「食存五觀」：（一）計功多少，量彼來處。（二）忖己德行，全缺應供。（三）防心離過，貪等為宗。（四）正事良藥，為療形枯。（五）為成道業，方受此食。

年輕的學長們來山，過午不食已是一大挑戰，看到幾位師父和老參學長每天「日中一食」一早齋也不用，



直呼不可思議！

師父們對課程、講座的安排籌畫，更是殫精竭慮。請大學裡知名的教授講中庸、孟子、論語或楞嚴經、六祖壇經；請臺中蓮社學有專精的老師（他們年輕時都參加過齋戒學會，親受懺公師父調教）講百法明門論、天臺教觀、大乘起信論、彌陀要解導讀……。而當今佛教界宿負盛名的果清律師、威因法師、法藏法師、淨界法師、良因法師……等的親臨授教，更使講堂內外擠滿了求知若渴、慕道心切的莘莘學子或銀髮居士。

維那師父清亮的嗓音高唱「迎請法師」，大眾合掌屏息肅穆以待。引磬此起彼落聲中，懺公法師焚香、禮佛、上座；儀式在法師的威儀與大眾虔誠恭敬的氛圍中進行。讓我們憶及李雪公說過：「佛法要在恭敬中求。我是跪著求佛法，也跪著把佛法送出去。」如今，我們不費心力、坐享其成的「迎請」，不費力氣的得到法師講法的光碟、影帶，卻因俗務纏身而束諸高閣，無暇聆聽。我們任著六根在萬丈紅塵的慾海中浮浮沉沉，不肯放下萬緣到山上洗心滌慮，聽聞佛法……唉！這一串串的音聲佛事，也畢竟成空啊！

齋戒學會是懺公師父為接引大專學生而設，居士們是為護持水月道場、與大眾結善緣而來，所以舉凡香積、茶水、行堂、洗碗、清掃、火頭、衣頭、醫務……等，大大小小的工作，都要發心從事。師父常開示：愈苦的事愈要搶著做，在叢林修行還要「搶牌子」，多做事、做好事、事做好，才修得到福；有了福報才有修慧的資糧。

君不見開賓士來的學長，捲起褲管，賣力地洗刷馬桶、清水溝、擦樓梯；秀秀氣氣的國中老師，拿起斧頭劈木材，燒洗澡水；步履蹣跚的老菩薩，也默默地掃地、倒垃圾或收摺大眾的羅漢褂……。末學每次參加齋戒都累得筋疲力竭，有時還被趾高氣昂的組員，氣得珠淚暗彈，但是寫心得時卻信誓旦旦地說：「我下次還要來！」

何以故？來這裡消業障，增福報，開智慧，來日才能拉著師父的衣角往生西方啊！

在蓮音，課程及各項執事，環環相扣，步調緊湊，每天忙著咀嚼消化法師講授的內容，忙著拜佛求懺、淨心念佛、作好五堂功課。即使用齋時也要用心聽懺公師父的開示（錄音），以及師父們的複講，或解說扣鐘、放生、燃香、放蒙山、升旗……等活動的意義。

在蓮音，行住坐臥被戒律規範著，舉手投足被師父的威儀折攝著，躁動不已的一顆心，也在拜佛念佛聽課中，不由自主地被調柔，被安住，被馴服。難怪淨界法師說：「你們在齋戒學會十天，勝過在家修行半年。」

的確！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智不能解。」在家居士如果不懂得擇法，或盲修瞎練，或隨順惡緣胡作非為，果報現前時，即使父子至親也莫能相助。有位教職退休的學長，雖然常跟著大夥兒到蓮因寺進香禮拜，卻不肯在解門上用功。有天她在夢境中駕駛一輛全新的豪華轎車，晚上一片漆黑中車燈卻壞了，她用盡方法也是寸步難行。夢醒後百思莫名所以，隨手拿起一本「蓮音」，居然一翻就是懺公師父開示的：

「學佛要解行並進，解，就像車子的大燈……」

「所謂『慧風掃蕩障雲盡，心月孤圓朗中天。』慧風，就是戒定慧的風。障礙月亮光明的烏雲，就是惑業苦……」

她豁然領悟之後，每次都參加齋戒，用心聽聞佛法，念佛功夫果然一日千里。

末學第一次參加齋戒學會時，多年未犯的咳嗽悄然入侵，而且藥石罔效；不分晝夜的巨咳，吵得大家不得安寧，自己也痛苦萬分。不但佛號念不出聲，法師講的法義，甚至懺公師父說的笑話，都聽而不聞。如今想來，這就是宿世結集的惑業苦形成的「障雲」；若我因此而退轉、因此而遠離善知識，此生就永無「心月孤圓」之日了。師父



們慈悲，一面求佛加被消我業障，一面請懂中醫的學長幫我扎針、施藥，自己也誠懇的念佛拜佛，搶著做好洗鉢、曬碗、收碟等執事，才得以緩和病情，好好聽課。也從中體悟到：不斷惡、不修善、不誠心懺悔、不時時觀照，定慧無由生起；不照顧好這個臭皮囊、不善用其心依教奉行，又怎能在學佛的路上解行並進呢？

持戒精嚴的果清律師每會必到，講課聲音宏亮，句句鏗鏘有力。即使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公案，也必定引經據典，交代得清清楚楚；更不會任意添枝加葉，妄自揣測，曲解佛意。他時時處處以身教言教，讓我們瞻仰佛門大德的風範。尤以這次講《夢東禪師遺集》，更令人印象深刻。從他清晰分明的消文釋義中，我們知道淨土宗十二祖徹悟大師，研經精求要義，策勵後學，不厭不倦；聲馳南北宗風大振之後，棲心淨土，主張蓮宗，日限尺香晤客，過此惟禮拜持念而已。祖師又說：

「『真為生死，發菩提心。以深信願，持佛名號』十六字，為念佛法門一大綱宗。因為『一切行門之中，求其最易下手，最易成就，至極穩當，至極圓頓者，則無如以深信願，持佛名號矣！』」

許多在家佛弟子，或以「念佛多年，毫無感應」而改弦易轍，或以「六字洪名，老太婆也會念，有何稀奇？」而輕法慢教，聰明自誤。其實，佛法博大精深，浩瀚無涯，若沒有法師深入經藏，宏揚教化，何以普度群萌，續佛慧命？無常迅至，輪迴路險，若沒有善知識提攜接引、若無視於彌陀慈父的悲心召喚，生死大事，何日能了？雪廬老人也感嘆道：「莫道平天下，匹夫誰可調？心同江海水，無日不生潮！」

末法時代的我們，面對邪說橫行、世風日下的種種惡因緣，要想從人我是非，黑白難分的惡質環境裡跳脫，已屬不易，何能單槍匹馬直奔敵陣以護家護國？難怪印光祖師開示：「只管自家，不管人家，

只看好樣子，不看壞樣子。」

甚麼是好樣子呢？以徹悟祖師的睿智、精修；尚且「每憶永明延壽禪師，乃禪門宗匠，尚歸心淨土，日課十萬彌陀，期生安養。況今末代，尤宜繼承！」

連日課幾千佛號，都妄念紛飛的我們，怎能怪佛法不靈，彌陀不應呢？讀了幾本佛書，記了許多名相，便到處講經說法；背了一身因果而不自知的人，又怎知自己比不上有行無解的老太婆呢？

懺公師父慈悲，每在暑假齋戒學會之後，舉辦一期或二期的佛七。

《佛說阿彌陀經》上說：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聞說阿彌陀佛，執持名號，若一日、若二日……若七日，一心不亂；其人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，是人終時，心不顛倒，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。」

執持名號是無上因，往生極樂是無上果。要怎樣把佛號念得一心不亂？是淨土行人最重要的課題。徹悟祖師、印光祖師的說法如出一轍：念從心起，聲從口出，音從耳入，字字句句都要記得清清楚楚、念得清清楚楚、聽得清清楚楚。

打佛七是剋期求證，也就是七日內念佛拜佛憶佛，行起解絕，不雜餘事，誓求一心。一炷香九十分鐘，拜佛約三、四十分，繞佛十幾分鐘後，坐念三、四十分。連香時又從拜佛開始，再繞佛、念佛。一天大約七炷香，大眾除了用齋、沐浴、如廁、出普、養息，身口意分分秒秒都沉浸在萬德洪名的禮拜、持念中。

身，是最易收攝的，然而，一天至少二、三百拜，再加上盤腿坐念二、三百分鐘，老人家或曾受傷或平日很少禮佛打坐的蓮友，很難不理會一連串的痠痛與折磨。口，要嚴守「止語」的規定：在佛堂固然要配合大眾的腔調音聲持念佛號，咳嗽、打噴嚏、下氣、打嗝也應盡量避免。下殿後，遇到熟人，更不可交談或比手畫腳、擠眉弄眼，



因為「寧動千江水，勿擾道人心」啊！

大家都知道「萬法唯心造」，也懂得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」的義理；但是，打佛七時這顆受無始劫來妄念熏習的心，卻忽東忽西、生動精彩地演練一齣齣你最熟悉也最著意的戲碼，能察覺它的生起已是不易，要對治它，驅趕它，斥責它，更是難上加難。難怪祖師大德殷殷告誡：平日要藏六根如龜，收攝好眼耳鼻舌身意；要晝夜惺惺，慎防妄念之賊從四面八方入侵。要痛念生死，要深信彌陀的接引大願，因為我們是彌陀的唯一愛子啊！

印光祖師說：竭誠盡敬，妙！妙！妙！妙！

懺公師父也適時提撕：漸漸調，漸漸調，這時候心不放逸，不放棄這一心不亂的權利；心要做得主。不放棄一心不亂的可能，就有可能得著一心不亂。又說：一支香有一分鐘一心不亂，下支香再延長一點、再延長一點……。

雖然末學在蓮音學苑，一場場佛七裡鍛羽而歸；雖然下山後繼續過著庸庸碌碌，忙、盲、茫然的生活；雖然所念佛號，仍如風吹即飛的稻殼；雖然心裡仍是滿滿的煩惱、垃圾……。但是，午夜夢迴，耳邊不時想起的，卻是講座法師們的金玉良言，懺公師父慈祥嚴謹的垂訓，以及領眾師父的梵唄聲、法器聲，乃至大眾齊心稱念的佛號聲。

因為有這些音聲佛事的滋潤調養，薰陶灌溉，一顆顆微不足道的成佛種子，才得以發芽成長。也因為隨順參與這些音聲佛事，我們知道：在佛法大海中「廣學三藏教，不改彌陀行」，是我們歸鄉唯一的路。但願將來，大家能蒙佛接引，順利生西，成佛後迴入娑婆，接續一場場的音聲佛事，廣度眾生，滿菩提願！🙏